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Hanyu

Jufa Jizhi Yancha

汉语 句法 机制验察

邢福义 刘培玉 曾常年 朱斌 著

汉语 句法 机制验察

邢福义 刘培玉 曾常年 朱斌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句法机制验察/邢福义等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4. 1
ISBN 7 - 108 - 02020 - 3

I. 汉… II. 邢… III. 汉语-句法-研究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647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1.75
字 数	436 千字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定 价	(平)66.00 元 (精)88.00 元

前言

汉语句法机制，指汉语句法内在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规律性。

汉语语法重句法，句法机制对各种语法因素都具有管控作用。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前后小句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接受了具体语篇的“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并存，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普通话和方言的语法差异，只有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够弄清楚。发展中国语言学，不能不研究汉语语法特点；而研究汉语语法特点，不能不着力于研究汉语的句法机制。逐步深入地开展汉语句法机制的研究，将成为汉语语法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突破口。

全面揭示汉语的句法机制，需要进行长期而有序的艰苦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2001年，我们承担“汉语句法机制多层面探究”的课题，这是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1ZDXM740002）。为了能够扎扎实实地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我们设定了四个层面：一为词语层面，二为小句层面，三为复句层面，四为句群层面。为了避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决定紧扣“句法机制辨察”这一中心要求，用“解剖麻雀”的方式，从四个层面上分别对词语问题进行择点辨察和对小句、复

句、句群问题进行个案辨察。我们希望，通过择点辨察，特别是个案辨察，做一做有利于研究工作重点深入的“试点”实验。

本书是“汉语句法机制多层面探究”这个课题的结项成果，除了导论“句管控”，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词语问题择点验察”，从词语的实际应用、词语的同义辨异和词语的能否成立这三个侧面，讨论了几个词语。第二编为“小句句式个案验察”，集中讨论“把”字句，主要精力用于讨论嵌入“用／往／向／在／从L”的“把”字句。之所以选择“把”字句，是因为这是学界一向关心的一种小句句式，我们试图看看能否发掘出一些新的东西。第三编为“复句句式个案验察”，集中讨论然否复句句式，主要精力用于探讨“然—否”和“否—然”的联结同复句的各种关系类别之间的联系。之所以选择然否复句句式，是因为这种句式使用频率很高，我们想通过这种句式，换个视角来观测复句，看看能否得到若干新的启示。第四编为“句群格式个案验察”，集中讨论因果句群，精力放在探讨因果句群的二句组合式、三句组合式和四句组合式上面，而以“二句”式作为最基本的观察点。之所以选择因果句群，是因为因果关系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关系，研究这类句群可以带动整个句群研究的全面深入。

本书作者为邢福义、刘培玉、曾常年和朱斌（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邢福义统筹设计和统改定稿。具体的撰写，邢福义负责绪论和第一编，刘培玉负责第二编，朱斌负责第三编，曾常年负责第四编。

作者 2003年8月10日

目 录

前言 ——— 1

导论 句管控 ——— 1

第一编 词语问题择点验察 ——— 23

第一章 词语的实际应用 ——— 23

第一节 动词的 V—V 形式 ——— 23

第二节 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 ——— 42

第三节 程度副词“最” ——— 54

本章小结 ——— 72

第二章 词语的同义辨异 ——— 75

第一节 “生前”和“死前” ——— 75

第二节 “X 里”和“X 中” ——— 84

本章小结 ——— 101

第三章 词语的能否成立 ——— 103

第一节 关于“您们” ——— 103

第二节 关于“起去” ——— 113

本章小结 ——— 135

第二编 小句句式个案验察 —— 139

第一章 关于“把”字句 —— 139

第一节 语义特征和结构状况 —— 139

第二节 “把”和“把”的受介成分 —— 152

第三节 “把”字句的语用特征和使用条件 —— 165

本章小结 —— 175

第二章 “用／往／向L”嵌入“把”字句 —— 177

第一节 嵌入“用L”的“把”字句 —— 177

第二节 嵌入“往L”的“把”字句 —— 196

第三节 嵌入“向L”的“把”字句 —— 208

本章小结 —— 225

第三章 “在／从L”嵌入“把”字句 —— 227

第一节 嵌入“在L”的“把”字句 —— 227

第二节 嵌入“从L”的“把”字句 —— 248

本章小结 —— 263

第三编 复句句式个案验察 —— 265

第一章 然否复句句式的关系与配置 —— 265

第一节 然否复句句式的关系 —— 265

第二节 然否复句句式的配置 —— 273

第三节 然否对照的配置格局 —— 295

第四节 情况总览 —— 312

本章小结 —— 316

第二章 然否复句句式的成分搭配与简约扩展 —— 319

第一节 成分搭配 —— 319

第二节 简约与扩展 —— 330

本章小结 —— 343

第三章 然否复句的游移用法 ———— 344

第一节 充当宾语的然否复句 ———— 344

第二节 连用实体中的然否复句 ———— 348

本章小结 ———— 377

第四编 句群格式个案验察 ———— 379

第一章 关于因果句群 ———— 379

第一节 二句组合式的因果配置 ———— 379

第二节 因果配置中三种相关成分 ———— 384

第三节 因果配置的成分连接与制约因素 ———— 399

本章小结 ———— 411

第二章 因果句群的二句组合式再观察 ———— 413

第一节 二句组合式的语形组造 ———— 413

第二节 二句组合式的语气组合 ———— 427

第三节 二句组合式的语气、语义与语形 ———— 436

本章小结 ———— 440

第三章 因果句群的三句组合式 ———— 442

第一节 三句组合式的语义配置 ———— 442

第二节 三句组合式的语形组造 ———— 455

第三节 三句组合式的语气组合 ———— 462

本章小结 ———— 468

第四章 因果句群的四句组合式 ———— 470

第一节 四句组合式的语义配置 ———— 470

第二节 四句组合式的语形组造 ———— 480

第三节 因果句群的内向比较 ———— 487

本章小结 ———— 496

写在书后 ———— 499

导 论

句 管 控

一 “句管控”和“小句中枢”

根据汉语特点，研究汉语句法机制必须探究“句管控”，而“句管控”的理论和“小句中枢”的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所谓“句管控”，指的是句法机制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汉语语法重句法。汉语里，小句的组词和表意，语句的联结和相依，规律的一般和特殊，方言的语法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依存于特定的句法机制，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特定的句法机制。从总体上说，汉语语法的基本面貌是为特定的句法机制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讲，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汉语语法面貌的大局。

所谓“小句中枢”，是说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汉语的各类各级语法实体共七种：1) 语素；2) 词；3) 短语；4) 小句；5) 复句；6) 句群；7) 跟特定句调相联系的句子语气。前六种是音节实体；后一种，即句子语气，是非音节实体。在这七种语法实体中，小句这种语法实体主要指单句，也包括结构上相当于或大体相当于单句的分句。在说话方式上，小句同语气相联系；在内部构件上，小句同词和短语相联系；在外部组合上，小句同复句和句群相联系。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语法实体像小句那样可以成为“联络中心”。反过来看，其他语法实体对小句都处于依附的

或从属的地位。句子语气，黏附于小句；复句和句群，依赖于小句；词的语法性质，受控于小句；至于短语，照样从属于小句。短语的具体组合，为造句的具体需要所决定，绝大多数的短语都是自由短语；短语的结构类型，没有例外地为小句的结构类型所包容；短语的语义内涵，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必须由小句的结构格局所显示。

如果说，“小句中枢”是就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而言，那么，“句管控”便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的作用。

二 句管控的五个视角

“句管控”的有关问题，可以设立五个视点，从五个视角上进行考察。

（一）视角一：词的语法性质

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针对黎锦熙先生“词无定类”的论点，学者们都用“词有定类”去批驳。事实上，如果给出恰如其分的界定，那么，对于汉语来说，“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都没错。所谓“词有定类”，是说词的类别在特定范围内是有定的。它往往不是定于一类，而是定于某几类。所谓“词无定类”，是说词的类别在入句之前往往是无定的，或甲或乙的。它不是在所有类别中无定，而是在某两个或几个类别中无定。比方“要”，有四种可能：1.动词（我要这幅画）；2.助动词（我要买这幅画）；3.副词（这幅画要卖掉了）；4.连词（我要真的想买这幅画，绝对不会委托他去办）。一方面，得承认它“有定类”，因为它不可能是有定的四类词以外的别类词；另一方面又得承认它“无定类”，因为当它进入某一小句之前在四类中是游移不定的。总之，说它有定类也好，说它无定类也好，最后都得看“入句”的结果。这正是句法机制在起管控作用。看这两个例子：

（1）别管你爱人调不调来，房子你都要要，……（阿宁《无根令》）

(2) 你要还想要我这个弟弟，就不能杀他！……我的心都要裂了！

(二月河《康熙大帝·乱起萧墙》)

前一例，“要要”是“(主语+)助动词+动词”。后一例，第一个“要”是连词，等于“要是”；第二个“要”是动词，带上了名词宾语；第三个“要”表示“将要/快要”的意思，尽管用在动词前边，但不能像助动词那样可以说成“要不要”，是副词。句法配置，决定了上面两个例子中几个“要”的词性有所不同。离开句子，“要”到底是个什么词无法确认。

对于汉语的词类来说，句法格局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框架形态”，是词性判别的“检验场”。人们常说“头”是名词的后缀，是名词的词类标志，然而，同是“滑头”，“这家伙是个滑头”和“这家伙真滑头”里的“滑头”分别是名词和形容词。得出这个结论，根据的是这个词接受了不同的句管控，根本没考虑它带有“头”。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词的超常配置。例如：

(3) 副了多年，想当正职。(李佩甫《羊的门》)

(4) 在特区工作的这几个月里，劳易民通过门诊和手术发现本地人通常都有一双略略有些凹下的美目，眼皮一般都很双，且双得很美，但鼻子就有些不妙了，以塌鼻子居多，……(王海玲《带一笼活鸡来特区》)

前一例，脱离具体句子，人们一般都只会想到“副局长、副处长、副科长”之类跟正职相对的“副”，是个非谓形容词。然而，出现在“X了+时间补语”的格式里，却被配置为动词。后一例，脱离具体句子，人们一般都只会想到“一双、两双”之类或“双层、双份”之类，它们分别是量词和数词。然而，在“很X，(而且)X得+度量补语”的格式里，却被配置为形容词。由此可见，划分词类，标明词性，固然可以一个词一个词地标注，但如果同时能给出格式框架，比如动词框架“X+宾语”、“X了+时间补语”和形容词框架“很X，(而且)X得+度量补语”等，不仅可以以简驭繁，而且可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第二，争议的排解。

争议一：“很绅士”之类说法是不是名词受副词修饰的新发展？从“句管控”的观点看，名词入句之后可以被配置在形容词格局之中，处理成为形容词，也可以被配置在动词格局之中，处理成为动词。比方，可以说“很绅士”，也可以说“绅士了一回”。这不能用来证明名词可以受副词修饰，可以带补语。名词通常不能受副词修饰，任何时候都是一般规律。看这个例子：

(5) 老乔笑道：“……你们这领导都太政治，乱想。”李厂长笑：

“我要不政治了，还不得让你们把我政治了？……”（谈歌《猴事》）

上例“太X”的格局，规定了“政治”被处理为形容词；“要不X了”和“把O+X了”的格局，规定了“政治”被处理为动词。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作为名词，它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含义固定。然而，一旦说成“很西藏”，便受到严格的规约，不仅被限定在定语、谓语、补语或状语的位置上活动，其具体含义还会随着语域的不同而变异。比较：

(6) 我又见到了昨夜招待我的那位西藏小伙。……他长就一张很西藏的忠厚的脸。（余纯顺《走出阿里》）

(7) 她一开始就不同我说藏语。十分惊诧，女人的直觉为什么总是如此敏锐，尽管此时我已经很“西藏”。（同上）

同是“很西藏”，前一例里指的是西藏人自然流露的西藏特色，后一例里指的是外地人模仿西藏人的样子。其区别，受到具体句域的管控。

争议二：“必然”是否可以判定为形容词？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词是形容词的可能性，而以下例子所提供的句法格局却支持了可以是形容词的说法：

(8) 对于死亡，我一向能持相当平静的心境予以接受。这好歹是无论什么人在尘世上的既公平又必然的归宿。（余纯顺《走出阿里》）

(9) 他们的结合既偶然又必然。（王石《雁过无痕》）

(10) 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池莉《致无尽岁月》）

从上例可知：第一，“必然”跟形容词“公平、偶然、无情”等形成并列结构或递进结构，它应该也是形容词。第二，作为非谓形容词，“必然”很容易向一般形容词转化，而且很自然，看不出有词性转化、词类活用之类问题。

“高级、低级、直接、间接”等也是这样。把非谓形容词定为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并立的一类，拉大它跟一般形容词的距离，不如把它看做形容词的一个较为特别的小类，以便更加合理地揭示语言事实之间的关系。

（二）视角二：词语的表意传情

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

比方“被”字的使用。丁声树等（1961）指出：“就传统的用法说，‘被’字句主要是说明主语有所遭受，遭受自然不是自愿的，因此只能表示有损害或不愉快、不愿意一类的行为。……最近几十年来，多少是因为受了外国语的影响，传统的用法渐渐打破了。”（99页）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被”字句在含义的拂意与称心上，是否还存在某种倾向性。

从“被”字句的总体看，拂意、称心和中性三种情况都存在，但表示拂意的居多数。随意抽看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发现“被”字句共31例，其中表示拂意的21例，表示称心的3例，情绪中性的7例。各举3例（称心的全举）：

第一，拂意：

（11）那人也被另外的人挤得如卡着一般。

（12）咄咄逼人、锐气十足的沈可为被公司除了名。

（13）连水香这样的蠢物都看不起我，我还被谁看得起呢？

第二，称心：

（14）家里被爱整洁的母亲和爱整洁的他收拾得十分雅致。

（15）……几乎每一个现场助理员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被提拔的道路。

（16）好像我的生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被包围在无限的温软无限的亲情之中。

第三，情绪中性：

(17) 那颜色的印象仿佛被镶嵌在脑际间，永远也难以消散。

(18) 他突然地被他的哲学他的见地以及他说话的腔调所打动。

(19)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她被招到县招待所当了服务员，……

实例表明：第一，不管情绪倾向如何，“被”字句都表示情况异变，不由自主。“他被降职为科长了”固然如此，“他被提升为处长了”也是如此。第二，尽管拂意、称心和中性三种情况都存在，但表示拂意是主流。除非是“被”字避免不了，否则在表示称心时人们更倾向于选用别的词语或句式。比方通常会说“受欢迎”，而不会说“被欢迎”。

再从特定范围的句式组造看，不用“被”情况两可，用了“被”一定拂意。例如：

粮食卖掉了。

家具搬走了。

重要文件全烧毁了。

我们在一起校长知道了。

上例不用“被”，所说的事可能是拂意的，也可能是称心的。换句话说，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但是，一旦加“被”：

粮食被卖掉了。

家具被搬走了。

重要文件全被烧毁了。

我们在一起被校长知道了。

这样，便一定是拂意的。句子的后头全都隐含着：“糟糕！”

所谓“特定范围的句式”，有三点限制：其一，句子用不用“被”都站得住；其二，谓语所表示的意思，对于某种对象来说，拂意与称心两可；其三，句子所述说的事情，跟相关人物有利弊关系。看下面的例子：

(20) 她的婚姻早在她的心里被画上了句号。(百合《哭泣的色彩》)

(21) 不大的小五舱被划动着慢慢离了岸。(冯志《敌后武工队》)

(22) 除了贾正以外,魏强、赵庆田他们十一个人都被冲挤在东面的人群里。(同上)

上例全都可以不用“被”。不用“被”,不一定拂意;用了“被”,则肯定是拂意的。

归总起来看,要把“被”字句拂意含义的倾向性讲清楚,如果离开具体的句法规约,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 视角三: 语句的联结相依

两个词语充当两个小句,只有接受具体语篇的“句管控”,前小句和后小句之间的关系才得以确定。

仅以顺序推衍和逆序裁定来说。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含义一般是顺序推衍的。就是说,顺着前小句的词面含义,后小句接下来推衍出相关的意义。或者是因果性推衍,或者是列举性推衍,或者是转折性推衍。例如:

他留下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因果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因为临时有事。(因果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小松也没走成。(列举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又照常上班了。(列举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但小松没有留。(转折性推衍)

他留下来了,否则会有麻烦。(转折性推衍)

上例后小句不管如何变化,前小句的含义都是词面含义。

有的时候,从前小句到后小句,其语义是逆序裁定的。就是说,后小句反过来裁定前小句的含义,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或者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的多可状态。例如:

他留下来了,她哪敢这么闹?(假设性逆裁)

他没留下来,她哪敢这么闹?(假设性逆裁)

由于后小句的逆裁,前一例的前小句“他留下来了”不再是词面含义,而是其反面:他实际上没留下来。等于说:正是因为他没留下来,所以她才敢这

么闹。(因为,他让她害怕!)后一例的前小句“他没留下来”也不再是词面含义,而是其反面:他实际上留下来了。等于说:正是因为他留下来了,所以她才敢这么闹。(因为,他为她壮了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语句含义的理解需要在脑子里迅速调整,通过逆序裁定来把握。

逆序裁定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后小句的干预,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一般是无标志假设句。即前小句表示一种假设,但不出现假设标志。光看前小句,以为就是其词面含义;等看到后小句,才纠正原来的理解。看实际用例:

(23) 合资的事情谈崩了,你我罪孽深重啊!

(24) 这些人不是出于真心,断不肯轻易做这类文章。只是怎么没见顾炎武的呢?(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

(25) 这仗打不赢,我和老马说了,二十五支鸟铳全向我俩开火,把我们打成马蜂窝抬尸见您。(同上)

这三例都可以加上“如果”。前一例,等于说“合资的事情不能谈崩,不然……”;中间一例,等于说“这些人是出于真心,不然……”;后一例,等于说“这仗一定要打赢,不然……”。

第二,通过后小句的干预,使前小句改变其词面含义的多可状态。一般是前小句(或词语)含义多可,或此或彼,等看到后小句(或词语),才获得明确的理解。情况多样,略举几例:

(26) 等人的,给小旅馆拉客的,倒卖高价卧铺票的,开出租车的还有蹬三轮的,一张嘴,又一张嘴在动。(李大位《吉他行》)

上例词语性质多可。“一张嘴”有两解:一为“副词+动词+名词”,一为“数量词+名词”。等看到后边的“又一张嘴在动”,才根据“在动”反转去认定是数量名。

(27) 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

上例词语功用多可。“完了没有”有两用:一为一般的问话,相当于某些方

言里的“完了冒”，“没有”有所弱化，整个问话较接近“完了吗”；一为强调选择关系的问话，等于“完了还是没有完”。等看到后边的“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才根据“都”字反转去认定是选择关系。

(28) 你初入宫，我曾劝主子放你出去，如今你既然有了……这话只当罢论。(二月河《康熙大帝·玉宇呈祥》)

上例是事件时间多可。“你初入宫”有两指：一为“你刚刚入宫不久”，所指时间是说话前不久；一为“你在刚刚入宫的时候”，所指时间是跟现在相对的过去。等看到后边的“如今你既然有了……这话只当罢论”，才根据“如今”反转去认定是指过去的那个时候。

(29) 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叶广岑《梦也何曾到谢桥》)

上例是关系词作用多可。“既”可以组构并列复句，说成“既……又/也……”，又可以作为“既然”的单音形式，组构推断复句，说成“既(然)……那么……”。等看到后边的“父亲也不便多问”，才根据句意反转去认定是推断关系。

十分明显，顺序推衍与逆序裁定，特别是逆序裁定，涉及语言片段与语言片段的句间联结与相依，已经是语篇问题，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明确的“句管控”，更不待言。

(四) 视角四：规律的一般与特殊

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并存，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

从这一角度看，“句管控”包容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全部规律。越是特殊的现象及其规律，管控越严，要求越具体。比如“肩膀宽”，这是“名词+形容词”的结构，代为NA。一般情况下，是“主语+谓语”；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状语+中心语”，即N是A的状语。比较：

[主谓式]	[状心式]
大伯(不)傻。	_____